

2015

打狗
鳳世
文學
獎

得獎作品集

散文組

小說組

高雄獎

有情的召喚

文學，是地方的風景，是時代的印記。以地方為主題的在地書寫，不僅僅作為地方誌而在文獻史料上有其意義，更核心者，是透過文學的感染力量，召喚當代傑出的心靈，實踐對鄉土的關懷、對家族的梳理，以及對生命與人性的探詢，從而逼近時代的真相、處世的真理。

高雄作為臺灣最早被開發的現代化城市之一，「工業之城」、「港都」等名號，象徵著高雄獨有的發展型態，以及高雄在臺灣早期經濟、文化上扮演的領航重任。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，高雄以一匹飽經沙場閱歷的老馬之姿，褪下銅光閃閃的鞍甲，踏入了文化的綠地。

為開創時代新局、拓深城市精神，我們勇敢地審視自身的既有與不足，在這座我們

生活、成長的陽光之城裡，重新看見屬於高雄的在地特色，同時著手整理、建立起高雄的地方文學譜系，包括黃金川、鄭坤五、鍾理和、楊青矗、葉石濤、余光中等等，皆以文學家之筆，奠基了地方書寫的豐厚養分。

為了培育文學的種籽、滋養鄉土的肌理，高雄市政府一路以來不遺餘力，透過各種方式，鼓勵、培養有志於藝文創作的人才，並始終著眼於文化的深度，從基礎處勤奮耕耘，無論是藝文活動的推廣、文化補助的挹注、文學獎項的號召，種種皆是希望藉此讓外界、甚至讓世界，看見高雄獨有的在地魅力。

打狗鳳邑文學獎自首屆開辦以來，已歷經五度寒暑，至今已累積超過百餘件優異的文學創作，透過這些作品和寫作者的努力，戮力喚起我們對地域書寫的關注，不僅拓寬了高雄文學版圖的想像界限，也實踐了地方書寫的嶄新格局，收納過往沉重的歷史事件，翻掘新時代的土壤，注入文字的雨露，使文學的新芽往下紮根鄉土、往上茁壯向陽。

隨著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結付梓，我們不僅衷心祝賀眾位得獎者，在文學的長征上不斷累積寫作能量，越走越遠、越看越廣；同時，我們也盼望著，生長於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，能夠透過本文學獎的推動，重新凝視我們生於斯、長於斯的家鄉，從閱讀或者創作之中，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時代一頁。

高雄市長

陳菊

向更高更遠處行進

民初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曾言：「文學是一種與人生最密切相關的藝術」。文學之於人生，猶如絲線之於錦簇；從文學中，我們能體會真實的生活，回顧兒時生長的家鄉，深刻凝視地方的風景，從我們最柔軟的感情線團中，抽出那一縷最重要的線索，重新連結自我與土地的牽絆。

地方書寫，是一條對每個人開放的路徑，沿由此路，我們重新定義自身、梳理生命出處，途中或有困惑，或有傷感，然而在文學的洗滌下，凡俗的情感得以沉澱、澄澈，個人的歷史也從而融入地方的歷史裡，因此尋得了歸屬。

打狗鳳邑文學獎的舉辦，猶如一場號召，向整座高雄城呼喚、顫動著文學家們的靈魂。這屆共收到六百一十六件優秀的投稿作品，經過反覆的遴選、討論，作者寫下的每

一字，皆放在美學的天秤上精細淘洗，最後選出最符合文學獎主題、深具當代高雄精神與在地特色的十二件作品，並從中粹選出「高雄獎」一名，是為高雄在地的年度之作。

今年的「高雄獎」由薛好薰〈造船廠的童年〉拔得此獎籌，她以造船廠為中心，描繪高雄特有的造船場產業，以母親付出勞力換取一家溫飽的故事，記錄小人物與城市相互成全的歷史，深刻描畫了高雄特有的人情與風情。

除了「高雄獎」，小說、散文、新詩與臺語新詩，也各以其出類拔萃的書寫成就，再度締造出屬於打狗的獨特風格：小說首獎花柏容〈岳母從岡山來〉，特意採用輕鬆幽默的手法，呈現中年失業、老人照顧等臺灣現代社會問題；散文首獎林徹俐〈神軀〉，描寫人跟身體及親子間疏離又親近的關係，文字凝鍊簡潔又帶有詩韻；新詩首獎王怡仁〈愛，與河〉既寫地方，也寫父母對子女之愛，是一首溫暖人心的詩作；臺語新詩首獎〈打狗寫真〉，使用精熟的臺語，再現楊逵與葉陶夫妻刻印在打狗的人生，呈現堅毅有氣魄的高雄精神。

從二〇一一年開始，打狗鳳邑文學獎已步入第五個年頭。從一開始的耕耘墾植，到如今栽種者皆眼見能豐美收穫，打狗所擁有的地方魅力與想像能量，召喚、滋養了許許多多熱愛文學、勤懇寫作的敏銳心靈，盛放出的繁華美景，遠遠超乎我們的預期，彷彿某種無以名狀的神祕魔法。當我們閱讀這些作品時，我們所讀到的，不僅僅限於小說的曲折虛構、散文的優美紀實或詩歌的躍動靈巧；在當代地方書寫的脈絡下，我們所需要的文學早已超越了表面的修辭，而往人性、心靈與歷史的更深更密處探詢爬梳。

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

